

今年国庆中秋休假，笔者回老家长安，其间有幸拜访了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。这是继去年“五一”节见面后，再见这位文学大家。

约见：朋友相助有波折

在当今中国文坛，贾平凹的名气大、影响广，可谓妇孺皆知。

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，每隔一两年，他就会推出大部头长篇，从《商州初录》《鸡窝洼的人家》到《浮躁》《废都》，从《土门》《白夜》到《高兴》《秦腔》，从《高老庄》《带灯》到《老生》《极花》，洋洋洒洒，接连不断。如此“高产”，文坛屈指可数。此外，贾平凹还擅书法绘画。他无可争辩地与路遥、陈忠实、高建群等作家一道，成为“文学陕军”的领军人物。

除了作家身份，贾平凹还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、陕西省作协主席等要职，其忙碌程度可想而知。因此，拜访贾先生，没有一点“预谋”和运气，那是很难的。

此次拜访，我确有“预谋”。今年“五一”节，我给先生刻了一方肖像印。底稿正中是先生年轻时的模样，凝望远方，透着自信；背景是大山，象征贾先生从陕南山走向文坛；边框的轮廓呈凹字型，也像一对翅膀，寓意贾平凹在文学的广阔天空纵横驰骋；头像正下方，用大标宋字体阴刻“贾平凹”，以示敬仰。刻好后，不无得意，随即用彩信发给了贾先生。

不久便得贾先生回复：“刻我肖像，你是最好的。”

我当然明白，这是鼓励，更是客气。于是，我短信承诺，“您若不嫌，下次回老家，把印送给您。”先生回了俩字：“谢谢！”

说来不巧，此次回西安前，我发短信说明想见一面。先生回复：“过节不在西安，要外出呀！”西安一位媒体朋友说：“贾平凹平时忙得很，时间很不固定。即使事先约好，也可能临时有变。单独见面，还真不容易。”

顺其自然吧！10月5日晚，我忍不住又给先生发了个短信，说明自己假期将满。不一会儿，接到回复：“明天下午五点行吗？”我喜出望外，连忙回复：“您告知地点，我准时拜见。”

第二天，我从西安赶回长安老家收拾行李，准备返回山东。其间，我一直关注着手机，唯恐错过信息。可是，直到下午两点，仍未收到短信。我想，既然先生答应了五点见面，我就按这个点准备。

眼看过了四点，离约定的时间仅一小时，依旧无回信。我只得打电话向当地朋友求援。朋友答应，“马上再试试”。就在我心灰意冷时，先生短信发来了地址，仍是去年见面的老地方——贾平凹工作室。我忙和朋友驱车前往，好在路途较近。

会面：谦和博学显大气

贾平凹工作室在顶楼，房门上贴着彩色木版门神年画。我想起去年他新出的散文集《游戏人间》，书签上印的就是这样的门神，还写着“我主人写书呢，勿扰！”诙谐而幽默。而今，我就站

白眼观尘世 金刚养道心

——访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

■姜乾相



贾平凹(左)与本文作者合影

在门神面前。

门一开，先生面带微笑，侧身招呼我俩进屋，眼里透出慈祥而智慧的灵光。

先生边让座，边走向内屋说：“叫俄（陕西方言，意为‘我’）给咱沏点茶。”

我忙说：“您别忙活，不渴。”

说话间，先生端出一盘栗子，放到茶几上那个“凹”字型的黑色灵璧石的坑坑里，说：“这是陕南老家产的，尝尝吧！”又拿起透明玻璃茶壶要去倒水。

朋友忙起身，伸手欲接茶壶，说：“贾主席让俄来。”

我生怕争抢会打了茶具，忙对朋友说：“你地形不熟，还是让贾老师来吧。”

趁着贾先生进侧屋倒水的空隙，我再次环顾先生的工作室。客厅正面墙上，挂着先生手书的“耸瞻震旦”四个行书大字，寄托了他的谦逊为人和在文学上的远大志向；室内靠墙几乎全是书橱，整整齐齐摆放着平凹先生出版的多种版本的书籍，再就是见缝插针似地摆放着瓦当、佛像、佛头、石蛙之类的藏品；就连橱顶上也都摆满了古董——瓶瓶罐罐，包括地上也站着一行笔筒大的石头造像，仿佛是给他看家护院的小卫队，让人没处下脚，抬腿转身得处处小心。

在我愣神的功夫，先生端来了热茶，给我俩一一倒上。说，“刚从陕南回来。你俩吃栗子，老家产的。”看我俩都不动手，他带头抓起栗子，剥皮取核吃了起来。我和朋友开始放松，各自拿了一个算是回应。我心想，躲出西安城，找个僻静地，是先生搞创作常用的方式，我三番两次短信叨扰，该不会打乱先生的创作计划吧！

我直奔主题，从小背包里捧出自己给先生刻的肖像印，说明设计意图，坦言“治印水平差，把主席刻丑了”。

先生接过印章，仔细端详印章和印谱，笑着说：“刻得好，可以用。”简短的六字评语，于我而言是莫大的鼓励。

听说我是长安人，大学毕业后到山东工作。先生说，“山东人性格豪爽，为人厚道，易于接触。”并说自己去过山东两次，“头一次，去了孔子的老家，登了泰山，回来后写了散文《进山东》；第二次去滨州。有位收藏者，搞了俄的书法作品展，应邀去给人家捧场，仪式结束就走咧。”只是遗憾，“两次待的时间都太短！”

先生补充说：“你老家长安东大我去过，虽是农村，环境不错，发展前景广，适合生活和养老。”

我说：“淄博媒体组织的读书节大讲堂一年一度，莫言、王蒙、张炜、刘醒龙、杨争光等知名作家都曾来过。几年前，也曾邀请您，我给您写了信，寄了一幅蒲松龄十三世孙摹写蒲松龄的书法作品。”

先生连说：“记得记得。”接着解释说：“哎！当时短信给你说去不了。一是没时间，二是怕讲不好。”

我说：“中外大讲堂，您讲得多了，肚子里那么多学问，张口就来。这么一个小讲座还担心啥？”

先生嘿嘿一笑：“小讲座，起码也得讲一个半小时吧？准备讲稿很麻烦，必须有新意，不能应付什么。再说，俄的普通话不行，所以没应承。”

同去的朋友请教“耸瞻震旦”的含义。先生笑着说：“这幅字，俄曾经给大作家巴金写过。‘耸’就是耸肩；‘瞻’就是看。‘震旦’是中国的古称；‘旦’是太阳也是天，‘复旦’就是第二个太阳。”复旦大学校名原来是这样来的，我暗暗敬佩先生的博学和大气。

今年春天，我买了一本平凹先生新出版的《游戏人间》散文集，其中附赠有《养鼠》一文的手稿影印册，我非常喜欢，时常翻看。没想到，恰恰是先生最看重的这篇文章，由于工作人员疏忽，导致出现了跳页、别字等多处低级错误。比如，把“面条”打成“石条”，这显然是录入和校对人员不了解贾先生书写习惯所致。发现这一问题后，我给出版社去电指出问题所在，出版社核实后，答应再版时一定改正。随后，我给平凹

先生发了一个短信说明情况。先生客气地回复：“谢谢你！”

如今，面对面旧事重提，先生并未嗔怪出版社和工作人员，反有自责之意，说：“我手稿上写的‘面’字，习惯了简写，不带里面的‘口’，很像‘石’字，也难怪人家认错！”

题签：写作诀窍是真诚

考虑到先生时间宝贵，叨扰已近半小时，我忙拿出预先精挑细选准备好的几本书说：“贾老师，能不能给我俩签个名，写几句勉励的话，做个纪念。”先生随手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白色记号笔，边交流边签名。

散文集《闲人》是我最钟爱的书之一。那是1993年盛夏，我到大连学习时购买的，盖有大连新华书店的购书纪念章。先生乐呵呵地签了“姜乾相先生正 平凹 2017年10月6日”。

朋友递上《关于散文》一书，先生欣然题写了“真诚是写作之道”，算是对朋友请教“写散文有啥诀窍”的再度回答。

我带去的《废都》，是1993年的早期版本，盖有“上海新华书店（虹）”购书纪念章。在“情节全然虚构，请勿对号入座；唯有心灵真实，任人笑骂评说”那个“作者声明”页上，从上到下我分别盖了自

物欲横流的某些丑恶社会现象的冷静分析？既有无情的批判，也蕴含凛然的正气。

随后的几本书，贾先生题写了“读书有福”“文运常驻”等内容。题写完毕，看先生心情不错，我有点“得寸进尺”：“贾老师，能不能盖一方您的印章？”

贾平凹起身把我俩领上阁楼。在满是文房四宝的大书案上，分别给每本书盖上了一方一公分见方的“平凹”印章。

由于贾先生的“粉丝”量巨大，他每月差不多有二十五天在为读者签名，可谓应接不暇。他一般只程式化地签“平凹 某年某月某日”；有要求题写上款的，则不厌其烦地写上“某某先生（女士）正”的字样。

当晚，我把《废都》这个题款照片发给了几位喜爱藏书的朋友分享。贾平凹书籍版本研究会一位书友赞叹，“这样的题款就是一幅完整的书法作品，非常珍贵，就连我们版本研究会的会员手中，也鲜有这样内涵丰富的签名本啊！”羡慕之情，溢于言表。其实，我看中的是，平凹先生题写的那十个字，恰恰解答了我心里埋藏已久、想问却没能说出口的疑问。

临别：新作正在修改中

临别前，我问平凹先生，新近



贾平凹的题签

是否创作新小说？先生回答：“有一本四十万字的长篇，正在修改，估计明年出版。书名起初叫《秦岭志》，因和《秦腔》有点重复，现又改名为《山本》。”

说完，平凹先生随手指了指墙上一幅“贾体”风格浓郁、尚未装裱、写有“山本”两字的小斗方。一本小说，就连书名也要反复斟酌！

眼看超出了约定的时间，我和朋友主动道别。平凹先生送我们至电梯口。

我们连口说：“先生您留步。”平凹先生微微一笑，用浓重的陕南腔说：“电梯就是俄的村口。”此时，正是华灯初上，月圆东天。